

天空刚压下铅灰色的帷幔,夏雨便急不可耐地砸了下来。最初是零星的豆粒,紧接着,无数雨珠便如断了线的玉串,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琉璃瓦,惊飞了屋檐下打盹的燕子,雨珠斜斜地劈入池塘,惊得满池浮萍东躲西藏。

夏雨的性子总是这样急。不像春雨般扭捏矫情,慢悠悠地故作姿态滴落;也不似秋雨那般凉薄,带着雁过留声的寂寥。而是一位披着战甲的将军,登场便会擂响战鼓,万千雨箭齐发,搅得老樟树的枝叶在雨中狂舞,梧桐叶垂在路边叹息。这场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暴雨,转眼间就模糊了眼前的高楼,天地间一片混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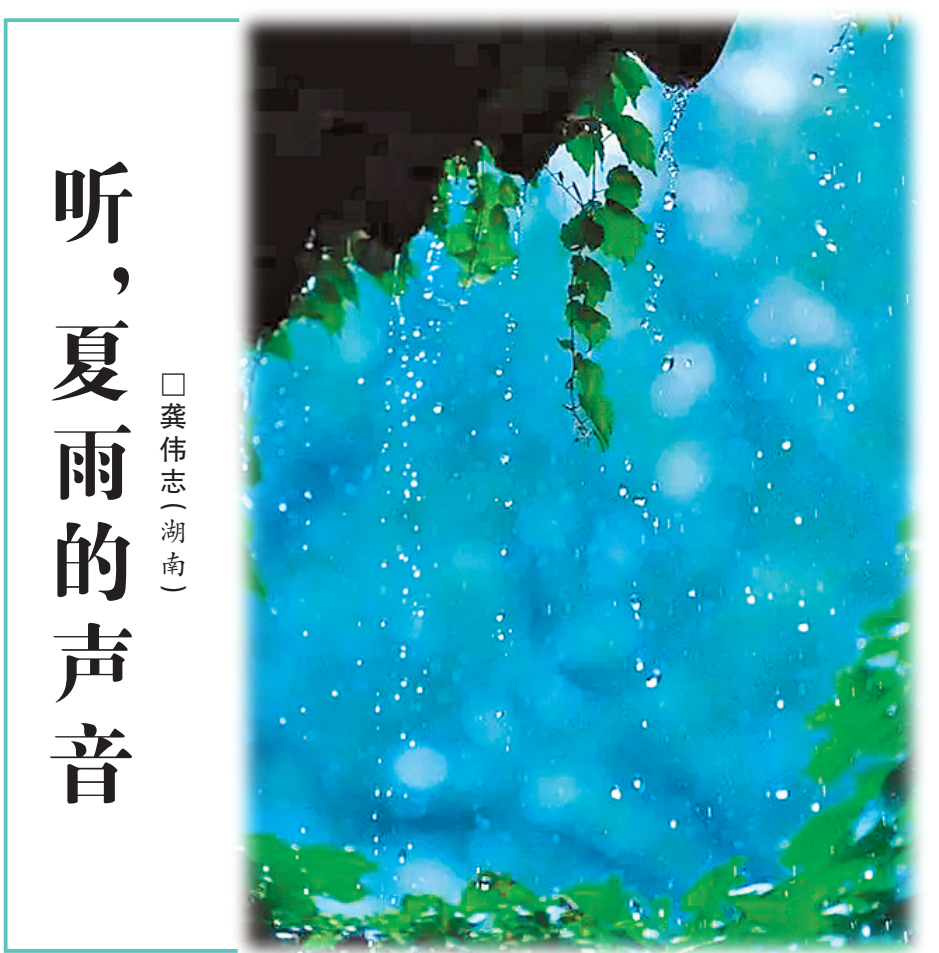
路上的行人开始寻找屋檐东躲西藏,街道瞬间少了几许热闹,除了来往稀稀拉拉的车辆,只见一群人在坚守,那便是着黄衣的外卖小哥,雨水顺着帽檐不断滴落,电动车后面的外卖箱在雨中显得格外沉重,积水很快就阻挡了骑行,他依然推着电动车艰难前行。

在这场雨中,我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他们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无奈和焦急,但也有一丝惊喜和期待。我们像一群迷失方向的旅人,被这场暴雨聚集在了一起。在这个小小的避雨角落里,人与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大家不再是冷漠的陌生人,而是同甘共苦的伙伴。有人分享自己的雨伞,有人递上纸巾,有人则相互开着玩笑。

一对恋人闯入我的视线,他们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慌乱地奔跑寻找避雨处,而是缓缓地在雨中漫步。女孩的长发被雨水打湿,贴在脸颊上,宛如一幅朦胧的水墨画;男孩则轻轻地搂着女孩的肩膀,为她遮挡着些许风雨。他们的身影在雨幕中渐渐远去,只剩下淡淡的轮廓,却又无比清晰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暴雨还在继续,我并不感到焦急和烦闷,相反,我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和温馨。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赶路,很少停下来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人和事。看到这急急坠落的雨点,我想起了儿时的欢乐。

儿时的我,总爱趴在窗前看这急性子的暴雨,常把自己打湿,直到母亲呵斥。我不是在看雨,而是在等雨停。去往小叔家的路边有口小池塘,旁边有一条小水渠,连接着燕宵水库。暴雨一下,不知是从哪来的鱼就会被冲上路边。那时,我们总是光着脚丫,踩着泥泞的小路去池塘边玩,看浑浊的水裹挟着枯枝败叶奔腾而下。最让人兴奋的是,冲上路面的活蹦乱跳的鱼,我们欢呼着把鱼捡起来,放进和



我差不多高的桶里。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捡鱼时被蚂蟥叮上,我被吓得四处乱窜,吊着小叔的手臂迟迟不肯松手。小叔愣过后便嘲笑我,扯出蚂蟥对我说,切一千刀就有一千条,快拿去火上烧了,吓得我一溜烟地跑。那时的快乐,像雨后的蜻蜓,翅膀上沾着水珠,却总想振翅欲飞。只是,那些在雨中捡鱼的日子,那些被雨水打湿的欢笑声,如今都已成为记忆中珍贵的片段。

夏雨从来不肯多作停留。方才还在街头狂奔躲雨的人群,此刻已站在屋檐下晾晒被打湿的衣襟。我也开始继续前行,昨日才盛开的花朵已落满了花坛,红的、粉的、白的,在雨中显得格外凄艳,它们曾在春风中绽放,如今被暴雨打落,零落成泥。忽然想起黛玉葬花的情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此刻的心境,竟与黛玉有了几分相似。然而,低头望去,却发现那些被雨打落的花朵下,一丛丛嫩绿的小草正从泥土中探出头来,贪

婪地吮吸着雨水。原来暴雨虽然打落了花朵,却也滋润了大地,让那些沉睡的生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雨后的城市,如被重新调色的油画。彩虹高悬于天际,一端蘸着尚未散尽的云霞,一端垂向波光粼粼的河面,引来众人抬头仰望和欢呼。空气中裹着泥土和草木香,风掠过街角的蔷薇丛,将香甜裹进空气里,深吸一口,肺间满是清冽。被仔细“擦拭”过的路面,泛着墨蓝光泽,雨后的城市被蒙上一层清透的柔光滤镜,每一帧都浸润着澄明的诗意。

站在街边,看着渐渐多起来的行人,忽然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那些在暴雨中奔跑的外卖小哥,此刻或许正坐在某个角落,喝着一杯热饮,享受着雨后的宁静;那些被暴雨困在屋檐下的人们,此刻正迎着阳光,走向自己的目的地。

生活就像一场夏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快。既要学会在风雨中闪躲,也要学会在风雨后抬头。

我们的视野多么纯净(组诗)

□余公(重庆)

湘江北去

我骨头里啾啾作响
井冈山的气节
恍惚一根春笋破土而出

天空撑开一把油纸伞
抵挡黑暗中盲目的流失
我昂着头仰望一片晴天

从群山连绵不绝的血脉中
抽出一丝丝嫩绿
补充我身体缺失的粗纤维

或者编织一匹竹马
去追逐,湘江北去

清漂

怀着一颗慈悲的心
将塑料瓶塑料袋泡沫块
甚至破衣服,死鱼一样
一舀子一舀子小心打捞起来
清漂工仿佛一尊河神
每一场洪水的供奉都五花八门
我站在虚拟的河岸上
目睹寄生在阴暗面的隐痛
目睹冲破城市倒影的机驳船

颤巍巍进入一条河的身体
弯下腰,清理巨大口腔
一场大雨的呕吐物
世间无法消化的过剩欲望
船舷晃了晃,一只白鹭飞走了
曾经,我们的视野多么纯净
这座城市的灯点亮之前
我感觉自己像被河流遗弃的孩子

复活

一座烟囱倒下,一声叹息
灰蒙蒙的尘埃投进江里
双手清洗锈迹斑斑的喉咙
空洞的视野能见度很低
荒坡和记忆被啃得光秃秃的
生硬的表情日复一日风化
雀鸟会飞,但石头太沉重
随风远走他乡的是一首歌谣
当最后一台机器拆卸
江岸上残留人类粗放的
遗迹、草木和鸟兽
也许会在春天复活
一座烟囱倒下,恍惚我
掐灭一支即将致癌的香烟

漫步几江

长江收敛住奔腾的激情

恍惚被无形巨手折叠
晨光沿着几字湾回头
白沙古镇款款向我走来

遍地的甘蔗身姿笔挺
宛若我要寻访的一群诗友
江水不知转过几道弯
我自以为还走在一条直道上

光影从甘蔗林穿过
喧嚣与烟火送别一江春水
一丝无奈倒映在我眼里
在茫茫人海中你算老几

隐形的河流

嘉陵江倒映在水中
缙云山倒映在我眼中
游学的书生相信刻舟求剑
今天这条河流一定还是
昨天那条河流复生
岸上的人看雾
雾里的花失去意义
再锋利的山峰
也刺不穿云朵
七夕的天河若隐若现
我不一定能够遇见海市蜃楼
隐形的水悬在头顶
一次远行在我内心激荡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